中国版肖申克的救赎：

安徽官员坐17年冤狱

5月26日，国新办发布《201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》白皮书。白皮书称，2013年，全年各级法院依法宣告825名被告人无罪，并对在申诉中发现的冤假错案，依法予以再审改判。

于英生是被宣告无罪释放者中的一员。

近日，记者从检察院有关部门获悉，武钦元涉嫌故意杀人一案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。这对17年前“公务员杀妻案”的蒙冤者于英生来说，是讨还清白的开始。

17年冤狱后无罪释放

1996年12月2日，蚌埠市民韩露在家中遇害，20天后，丈夫于英生涉嫌故意杀人被批捕，后被判处无期徒刑。

事发前，34岁的于英生担任蚌埠市原东区(现龙子湖区)区长助理，是市委组织部重点培养的跨世纪干部。

经过于英生家人17年的申诉，去年5月31日，安徽省高院根据《刑法》第243条第一款规定，对“于英生杀妻案”立案复查，去年8月13日，安徽省高院公开宣判，认为于英生故意杀妻事实不清、犯罪证据“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”，宣告于英生无罪。

去年8月，中央政法委出台了首个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。意见对审判环节“疑罪从无”原则做出重申性规定，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，应当坚持“疑罪从无”原则，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，不能降格做出“留有余地”的判决。于英生昭雪一案，是重申“疑罪从无”原则之后，安徽省改判的第一个案例。

同案嫌疑人身份为交警

随后，蚌埠市公安局启动再侦程序，经排查最终锁定嫌疑人，去年11月27日，嫌疑人武钦元被警方控制。

警方证实，嫌疑人武钦元为蚌埠市一名交警，据其供述，案发当日早晨，他进入于英生家中，见被害人韩露身着睡衣且独自在家，遂心生歹意，对其实施强奸。作案过程中，武钦元用枕头捂住韩露面部，致其死亡，伪造现场后逃离。

于英生获释后，获得国家赔偿并补发了17年的公务员工资，共计百余万，目前其正在诉请追究当年公检法系统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。

52岁的于英生自由了，但没了完整的家，没了仕途，鬓角也已发白。

聊起这17年，他觉得就像一场噩梦，直到看见外面的世界，他还有些恍惚。

1996年12月之前，于英生的生活让人羡慕。

他是区长助理，市委组织部重点培养的“跨世纪干部”。有地位，有前途。

17年的冤狱生活像把刀，蛮不讲理地在原有的生活轨道上切下去，不由你抗辩。

很多时候，于英生分不清东南西北，监狱的布局让人混沌，他说在监狱里待太久了，方向感变差了。

出狱后，于英生极少接受媒体采访，他说，讲一次，就像把自己身上的伤口扒开一次，淌着血给别人看。

不承认的“口供”

去年12月2日，他主动打破了关于那段往事的沉默。

那天，已恢复工作、到民政局上班的于英生很兴奋。

1996年12月2日，于英生早起上班。最先发现妻子韩露遇害的是她父亲，老人看见，原本在厨房的煤气罐摆放在床边，煤气阀门开着，附近还点着根蜡烛。20天后，于英生涉嫌故意杀人被批捕。

证据呢？

在彼时“重口供、轻证据”的年代，于英生的口供最终成了定案的依据。

但于英生说，在公安局接受讯问的七天七夜里，直到最后他也没承认杀人。

那七天，警察分成四班，24小时轮流审问，不让睡觉，不让休息，“就这样我也没承认。”警察问他死者体内的精液是谁的，于英生说不知道，警察就反复问，直到DNA鉴定报告显示，样本99.99999%与于英生不符，他们才作罢。

连续的审问让于英生神志不清，警察就让他假设，假设你了解案情，过程应该是怎样的？让他给警察分析一下。

口供录完了，尽管8岁的儿子前后有三份证言，说爸爸妈妈从不吵架，但于英生还是成了杀妻嫌疑人。

让于家至今耿耿于怀的，是当初在现场留下的两枚指纹。

按照当年警方的说法，现场除了于英生一家三口的指纹，再没有外来指纹信息；于英生说，后来省检察院复查案件，到蚌埠搜集证据时，却发现了两枚陌生的指纹。

5月21日，蚌埠市民政局内，于英生眼望窗外的高楼大厦。获释9个多月，他还在试着融入一座全新的城市。

时至今日，省市两级检察院都拒绝再提及此事，但巧合往往让人有意无意地将事情勾连在一起。

1998年2月，因为证据不足，于英生的案子已被市检察院退查了两次。看守所所长告诉他，他可能被无罪释放，“但问题是马上市里开两会，公安局长就要到检察院做检察长，如果真这样，肯定出不去。”

“如果”变成了现实。

“给自己打气，活下去”

于英生最不愿和别人提起的，是在看守所的日子。

看守所条件差，他得了疥疮，一到被窝里就痒。治疗疥疮很简单，只要用疥疮膏或者一块硫磺皂洗几个澡就能好，于英生恳求了很多次，看守所就是不给，让于英生必须认罪，才能给。

于英生不认，身上都抓烂了，后来，驻看守所的检察官看不过去了，偷偷给他一块硫磺皂，但只洗了一次澡，就被看守所的管教发现，没收了。

2000年的一天，市政协委员们去看守所视察，哥哥于宁生因为工作关系随同，在号房外高墙的过道上，于宁生特意落在委员们身后，挨个朝下面的号房喊，“于英生，于英生”，不一会儿，一个哭腔传来，“哥”。

那是事发后四年，于宁生第一次看见弟弟。弟弟脸上挂着伤，伤是之前几天市领导视察，他喊冤，被管号干部打的。

看守所里，于英生见到的熟人不只是哥哥。

一次领导来视察，于英生冲到门口大声喊冤。这个领导是他以前的同事，前同事望着他，对同行的人说，“这个人杀妻子，该杀！”

于英生说，他曾想过死，但一想到妻子不明不白地遇害，心里就放不下，“妻子比我还冤，我要是死了就对不起她，也让凶手逍遥法外，我给自己打气，必须活下去。”

2002年，随着案件终审裁定，于英生被押解到阜阳监狱服刑。

监狱里的犯人有娱乐活动，但在里面生活了10多年，于英生从不唱歌，他拒绝穿囚服照相，“它不应该出现在我的生活里，我也不会把这里的一点一滴带出去。”

很多人说，于英生是现实版的《肖申克的救赎》，他沉默了半晌，最后说，“我比电影里的人要悲惨。”

他觉得，生活永远比电影更戏剧，有更多的意想不到。

从没离希望这么近

从第一天到阜阳监狱，于英生就说自己没犯罪。

监狱分监区的指导员张旭告诉他，可以通过正当途径申诉，牢房里，于英生给检察院、法院写申诉信，张旭让他把信交给自己，开始于英生不放心，担心指导员不会帮忙寄出去。后来从父亲口中得知，检察院和法院都收到信了，“我到现在都感激他。”

于英生自学法律，还托家人、狱警帮忙买书。监狱里，他自考了法律专科，拿到了法律专科毕业证，还学会了用电脑。

监狱里规定，犯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可以挣分，1到3分不等，1分可以减刑3天。

2005年8月，《法制日报》和司法部举办“我与法的故事”征文大赛，于英生拿了安徽省唯一一个三等奖。

于英生做勤杂犯，担任监区宣鼓员，向狱友宣传法律政策。在监狱里看报纸，他看完赵作海的新闻，觉得自己也有盼头了，“司法环境在变好。”

去年7月4日，监狱长突然找到于英生，说马上把他调到犯人医院去，还叮嘱他“现在起你什么都别干了，好好休养”。

正值盛夏，于英生被安排进一间有空调的病房，他知道那“星火”近了，因为就在年初，最高检的检察官还特意从北京来监狱找他，核实了证据。

“我心里狂喜。”于英生说，但又不敢表现出来，别人问起，他就说去医院看病，“我不敢讲，17年了，离希望从来没这么近过，越近越怕失去。”顿了顿，他反问，“能理解我吗？”

于英生被宣判无罪后，于宁生领着弟弟大踏步走出法院，扭头对弟弟说，“天亮了”。

但于英生没法释怀。

监狱里，每年妻子的生日、结婚纪念日、遇害日，于英生都牢牢记着，他想念那张脸。有次妻子问他，你知道谁是真凶吗？他说知道。醒来才发现是场梦。

去年11月27日，警察拿着一个男子的照片让于英生认，他反复端详，“不认识。”照片里的男子，是犯罪嫌疑人武钦元。

“我恨他。”于英生说，他希望法律这次能做出公正的判决，“只有这样，我经历的苦难才更有意义。”

据新京报

中国乐清网
YQCN.COM
/乐/清/日/报/全/媒/体/矩/阵/

乐清日报 中国乐清网 YQCN.COM 今日柳市 乐清一周 乐报嘉年华

乐清日报数字报 路牌广告、阅报栏 乐网会客厅 乐清手机报 乐清网络问效平台 @服务乐清 西铁City 保利乐立方 …… …